

線的彼端

車門被緩緩掀開，藍白色的大型運輸籠獨自待在車廂裡。瞪大眼睛觀看，嫩粉色的鼻頭在外出籠的孔隙間不斷嗅聞，白色鬍鬚從吻端兩側向空中延伸，而後帶有些許張力地微微垂落在臉頰旁。籠舍外，鬍鬚不小心岔出幾根。

朋友溫柔地將運輸籠置於地面，透過籠舍的金屬門，被粗柵欄分割的畫面更加完整：白色粗條紋從鼻頭開始往上延伸，而後在雙耳中央收束，其中還夾雜幾根黑色毛髮，而牠的尾巴像河流，毛髮濃稠如灰燼，一路流淌進殷實的身軀。

本該是左眼的凹陷處，此刻已被稀疏短小的黑色獸毛覆蓋。白鼻心用僅存的右眼打量陌生人類，以及許久不見的世界。圓潤的耳朵後，露出一條長長的天線，那是發報器的一部分。小小的發報器裝在頸部的項圈上，淡橘色的項圈。

朋友將已組裝完成的器材舉過頭頂，在籠舍周圍來回走動，測試訊號。那是一組更大更粗壯的天線，能夠接收來自發報器的訊號，將其沿著電線傳輸至無線電對講機中。

我把耳朵貼近對講機。滴滴滴，滴滴滴。大聲是為近，小聲代表遠，以三角定位法的運算，能夠得出最為核心的位置。世界悄悄牽起一條透明的線，線的那端是牠，線的這端是我。

籠舍的門被掀開了。我們蹲在十幾公尺外，等待紋面使者跨過豢養的邊界。

但白鼻心只是偶爾爬到門邊嗅聞新世界的味道，之後轉個身，又縮回籠舍最深的角落。光自恆星而來，在午後四點抵達所有過曝的事物，一切陷入無盡的空白。直到最後一刻，籠子後方被抬起，被輕輕倒出的白鼻心才像是驚醒一般，迅即奔向樹叢深處。一隻獸的生活軌跡，就此化作空中來回擺盪的聲響。

野放後朋友又陪我出了幾天差，之後工作型態便正式步入獨自實操。下午一點發報器開機，我在這些看似晴朗的日子裡騎著機車，以時速二十公里慢速巡航，搜尋無形的足跡。偶有遛狗或散步的路人經過，總是對歪斜架在機車前方的天線投來好奇目光。

接下這份追蹤工作前，我一直過著在東亞澳遷徙線上晃來晃去的生活。沿著鳥的飛行軌跡，從島的這裡，到海的那頭，單純地在野地行走，觀察並指認那些來來去去的生命：兔頭瓢鰭鰕虎、大口湯鯉、熱帶斑海豚、穴鳥、東方鷺、黑背信天翁、食蟹獾.....牠們的名字是咒語，每學會一個，就突然發覺那個誰或誰其實兀自轉動，周圍散發隱隱微光，然而躲在望遠鏡和面鏡後的我只是學習誦唸名字，並且經過。

夏季的暴雨無情落下，工作準則其中一條是：若下大雨便不必外出追蹤。於是追蹤日誌的書寫也跟著放晴的時節斷斷續續。有時一連幾天都沒有牠的訊號，一路搜索，才發現牠離上一個定位點，已有兩公里之遙。出野外的日子裡，沒有訊號時總是反覆搜查。汽車開進消波塊堆置場，雙腳走入公園次生林，電動腳踏車騎到河堤上，星星從雲後露出來，才終於確定牠的位置。

現在回想身邊願意和動物共同生活的人們，似乎從來都沒辦法讓工作只是工作。因為發報器故障，訊號沒辦法傳得太遠，我必須盡力靠近白鼻心可能的所在，如此才能收到訊號。

白鼻心對這些雜緒無知無覺，牠也並不知道，自己所發散出的光芒，其質地與過去我所看過的動物都不一樣。我留了下來。白鼻心牽引著我的生活，我的步伐、思考、等待的決心也在名為追蹤工作的軌道上隨之運轉。

某個晚上，我們一路跟著訊號，鑽進狹仄悶熱的濱海灌叢，對智人的身軀來說，這裡過於狹小，十秒鐘的距離歪歪扭扭成二十分鐘。人工植下的木麻黃樹皮老朽剝落，黃槿與大葉欖仁倒是長得歡欣鼓舞，地上鋪滿濕漉漉的葉片跟枯枝，從破掉的垃圾袋散出的廢棄物滿地都是。朋友晃了晃手電筒。

「我看到牠了。」

四目相對的瞬間，白鼻心準備抬起的前腳在半空中僵住，人與獸對望，尷尬繚繞在一眾生靈的視線與手電筒的光之間。幾分鐘後牠清醒過來，兀自別過臉，繼續執行著行走與探索的日常，一顆接近橢圓的舉尾蟻巢掛在黃槿上，白鼻心沒有碰蟻巢，舉尾蟻也未攻擊牠。我們再度起身，腳踩在落葉和枯枝，走起路來噼哩啪啦。顯然在樹林裡困窘行走的課題是我的，而不是牠的。死亡也是。

幾天前，朋友決定去定位點嘗試找回發報器。定位出現在相同的地方已經好幾天了。當訊號持續從相同地點發出，有兩種可能，一是動物死亡，不再移動，若無外力介入，發報器將伴隨日漸凋朽的遺骸，一直留在原點；二是發報器脫落，我們自此失去訊號，除非有項圈、腳環或任何可供辨識的特徵，否則這隻動物就是茫茫族群中的一個個體，未來的生活如何、是生是死，都將與我們無關。

陽光普照，所有高漲的不安的，都在慢慢被蒸發，忐忑的心情逐漸倦怠。經過反覆定位，大致確認發報器位於無路的次生林中，一旁的水塘蓄積了連日大雨的份量，黃槿的枝桠像巫婆的爪，和堅韌的禾本科植物一起細細密密地罩住漫流的沼澤。

我們來來回回穿梭，困在炙熱的空氣裡反覆搜索，試圖透過訊號強弱，精準找尋發報器掉落的地方，褲腳黏滿植物的刺，其中一根扎進皮膚裡。「你覺得牠是死了，還是發報器掉了而已？」「不知道欸，可是牠的狀況那麼好。」

距離太近了，無論怎麼繞，訊號始終無處不在，滴滴滴、滴滴滴，無線電裡的聲音總是那麼堅定，現在聽來令人迷茫。這種感受似乎曾在過去遇見：我知道你在哪裡，但我始終看不見你。朋友撥動無線電的調節旋鈕，逐步縮小發報器所在的範圍，我們鑽過草叢，跳進一片小小的、枯萎斷裂的黃槿枝條漩渦。

發報器就埋在木質調漩渦底下，找到時默默地暗自慶幸，只是掉了而已，是吧？朋友拿起項圈，透過橘色工作手套徐徐轉動，虛空之中似乎也一起撥動了無形體的轉經筒，好奇的眉眼開始飄忽不定，最後凝結成遲疑的神情。

項圈裡有蛆。

耙開樹枝，頸椎一節一節整齊排列在潮濕的沙土底下；上下顎分開了，一點粉色的肉末都沒有；很難爛掉的獸毛則四散各處。如果白鼻心有靈魂，自在蠕動的紅顏金蠅幼蟲一定是靈魂掉下來的碎屑，牠在我們都看不見的地方獨自生活，並在無人知曉的時刻靜靜死去，靜靜腐朽。死亡如影隨形，潛伏在生活裡每個恍惚的間隙。

從四腳獸樹林之後，白鼻心的定位就來到這裡了，中間沒有什麼可躲的地方，透過同事協助鑑定蛆蟲年齡，可推斷死亡時間約莫一週。除去少了一隻眼，牠是健康而不缺乏食物的吧？那裡好多流浪狗，會是被狗咬嗎？我們琢磨著各種假設，然而一切都是推斷。唯一能夠承認的是，從牠的死亡為始，到發現項圈這段時間裡，我一直對於牠的存活深深信任，如此理所當然，如此理直氣壯。

使用無線電或衛星發報器，是監測動物時相對省時省力的方式，訊息在空中傳遞，經過接受與計算，我們得以獲得想要的資料，並得知牠的所在，彷彿自己真的能掌握些什麼——即便是間接的，因為我們並未真的看見。

我早就知道這些事了，於是看見是更能說服自己心安的方法。光從太陽抵達地球需要八分二十秒，接著落在白鼻心身上，再反射進入視網膜，經由神經傳導至大腦，才會被辨識為一個具有形體的生命。同樣是轉譯，肉身將過程隱沒在意識之下，儀器則使其顯現，裡頭總有誤差。

記憶的河流隨著死亡事實確立，悄然向過去回溯，並為日常片刻蒙上一層遲來的重量。我回想起一週前，追蹤工作邁入穩定，眼看海上有即將成型的熱帶性低氣壓，我向朋友請假，趕在暴風雨降臨前出海一趟。在海上我很快樂，我和很多朋友聊天，看

了二十多隻短肢领航鲸的我開心得像個白痴，並且在沒有鳥也沒有鯨時聽了很多八卦，於是整個暑假都待在東部的我更加快樂。而彷彿戲謔一般的，牠死在了我最快樂的日子裡。

其實我沒有錯過甚麼，朋友在我不在時接手追蹤工作，白鼻心的世界並不會因為我的在場或不在場，而航向另一條可能的軌道。只是知曉之後再度回望，會發現某些已然變質的片段不時細聲呢喃著：「牠已經死了」，這份認知成為覆蓋於記憶表面的薄膜，輕微觸碰，會感到微微的、清晰的噁心。

時間如是狡猾，讓原先透明的變得混濁，輕盈的愈發沉重。白鼻心與我，兩者的感覺和命運永遠存在著時差，我在尚未更新的版本裡自由生活，直到完整認知被蓄意劃開一道罅隙，光終於照見雙眼，抵達了毫不知情的心臟。

細線輕輕搖晃，線的另一端或許一直都不是牠，而是牠往身後拋下的光吧。

打工徹底結束了。時節朝著既定方向運行，灌叢裡的沼澤消失了，白晝時數縮短，黑藍色的夜晚默然擴張，流浪狗的成員換了一批，又好像什麼都沒有變。

後來的日子裡，我還是會和朋友一起出門，尋找訊號發出的方向，有時是一隻被犬之齒咬嚙的穿山甲，有時是失去右眼的鳳頭蒼鷹。偶爾載著康復的動物到山裡，剛睡醒、還在賴床的穿山甲不小心在鬆軟土丘上腳滑，我們時而跟著牠在獸徑上搖搖擺擺，時而收住呼吸，等待牠尋回屬於自身的洞穴。直到我們回到各自的家，運送牠的車廂裡，濃厚氣味始終沒能散去。沒能散去的，或許還有許多無法言明的事物。

愈來愈多的誰和誰開始跨越界線，大步朝我走來，名之為「我」的個體身上被許許多多的線繩牽動，有些線愈拉愈長，有些線在某些未曾覺察的瞬間斷了，我撿拾著牠們往身後拋下的光，並一一為其標註光源的姓名。

我把自己所想的告訴某位學長。

「見多了死亡會麻木，會讓你覺得自己的心還活著的，是那種最初的創傷感，可是為了不要反覆創傷，你得讓心麻木，反而像是沒有活著，且更接近死。照理說保育是可以不關注個體的。」「事實上白鼻心很可能是越來越多了，也才会有越來越多可見的衝突。但這並不會減少單一追蹤個體死亡的傷痛。」「書寫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強化那份傷痛，使自我不至於遠離存在的感受，但看似救贖的行為背後，其實會傷害自己。」

學長叨叨絮絮說了很多，但我又不完全覺得是那樣，然而其實我也尚不明白，濃霧濛濛的敘事之下，一束束細線會在心頭纏繞出什麼樣的疤。

看不清彼時彼刻的夜晚，我一邊撿拾、分類，一邊為其註解，千千萬萬個名字堆疊，我無從閱讀起，於是嘗試為此，也為自己書寫，電腦自動播放著洪佩瑜的〈明室〉，王小苗為其創作的段落，時刻穿梭在笨拙的文字之間：

我曾在／唯一辨識我是我的／只有心上的疤痕
遊在天邊的金魚啊／你是誰目送的夕陽／借來的舊鋼琴／還沒寫出一首我的歌

.....

我活著／走出看不見的角落／我唯一會的只有誠實活著
不懂比懂得更多的我／凝視黑暗的時候／記得了自己的名字／燈光熄滅的時候／繼續生活